

出色记者的

C H U S H E
J I Z H E D E
D I N G Y I

定义



少女书丛

《少女》编辑部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曹怡波
封面设计 严克勤
装帧设计 陈楠

少女书丛

出色记者的定义

《南京中学生通讯》社编

主 编 沈曙虹

副主编 朱平凡 胡 静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

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7.75 插页 3 字数 123,000

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,100

ISBN7-208-03145-2/G·590

定价 11.00 元

目 录

出色记者的定义.....	1
--------------	---

班上的特困生为什么拒绝采访和帮助？记者陷入了思考……

“玩火者”	19
-------------	----

“无冕之王”也有无奈的时候。

走过冬天	31
------------	----

洛宾老人的临终关怀，终于使一个记者走出了寒冷的冬季。

蓝色的风帆	54
-------------	----

一边是母亲的遗愿，一边是投身新闻事业的理想，她该如何选择？

生死拍档	76
------------	----

两记者一路风风火火，制造了一场中学生“维权运动”。

实现	92
----------	----

“记者生涯”成就了她的文学之梦。

变幻的镭射卡.....	111
-------------	-----

她痛苦地发现，母亲竟也在做着她笔



下所鞭挞的事情……

高二(1)班的转校生 125

当正直的卫道者陷入困境时,记者挺身而出……

小人物 149

离开了学通社,但不变的依然是那份执著。

飞人 168

在男子汉的强硬对话之间,记者的善举化干戈为玉帛。

雪夜 190

成全了少女的追星之梦,记者感受到的却是悲哀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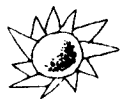
青春歌者 199

记者不愿相信,在学习的重压下,青春真的就这样擦肩而过?

纯真年代 226

是记者,也是学生。她与同伴们一起满怀信心地迎接高考的洗礼。

后记 245



出色记者的定义

邹抒阳

“伸出我的手，温暖你的心——
让世界看见你我坚强的身影；
牵起我的手，敞开你的心——
让世界听见你我响亮的声音；
……”

乐声激荡整个校园，如汹涌的潮水，
“哗……”地涌入每间教室。

俞睫低垂着长睫毛，在饭盒里挑挑捡捡，木头筷子刺刺的棱在白泡沫塑料上划出几道油痕。睫毛倏地一动，她很内敛地悄悄微笑——听，市教育局“手拉手心连心”活动的主题歌！老编准又会为此事出个招儿，这是记者的嗅觉。

出色的记者，脑中犹如安放一具雷达——在那空间哪怕只是个再微弱的讯号一闪而过——也犹如一道刻不容缓的动令，整个系统在刹那间投入紧张的工作状态。她看看剩下的



几片肥肉几根蒜苔几口饭，把盒盖一合，筷子啪地往上一戳——她不是普通学记，而是江南中学生通讯社新闻一部主任——她得先去探探风声——出色的记者，也从不坐等“消息”从天而降。

刷地起身，同桌董悦刚好走到桌边，他戴副黄边眼镜，镜片后面两道光，冷然地扫一眼俞睫，扫一眼米粒四溅的饭盒，咣当拉开椅子，把手上一本书哐地往抽屉里一扔。

俞睫一怔，但很快收拾好，飞车出了校门——她才无暇理会这个怪人，几乎是全班同学都不大理会他。连她跟他坐，几个姐妹都替她抱屈。





编辑部里，早已端坐着新闻二部主任杨立天——他怎么如此敏感？

两人笑着打招呼。“哎呀，你真灵通！”“可你也不慢。”彼此心照不宣。

杨立天与俞睫同批考进学通社，同时通过竞选担任了新闻部主任，从此开始了暗地里过招。

殷主编胸有成竹，轮流望着他们俩，一个是摩拳擦掌，一个是深藏不露。

他暗暗称许，微笑道：“我们报纸打算出个‘手拉手心连心’专刊，第二版的稿子由一部包干，第三版给二部——怎么样？”

“好啊，”俞睫眼珠一亮，“有用武之地啦！”

“行，我礼拜天把二部的全拉乡下去采风——去我表舅他们村。”杨立天干练地一拍扶手。

“……？”俞睫立刻陷入了重重心事之中。

她趴在课桌上，目光涣散。“手拉手心连心”，真希望此刻有文魁之类的人物与她连心，宛如阴阳电极相触般“啪”地击出个灵感的火花。

接受任务至今，已过去了两天。她调动全部人马找“题材”，家中电话费激增。思维兜了几个圈圈，最后总令她哭笑不得地停在两个字



上：“乡下”——仿佛那才意味着嗷嗷待哺的小嘴和小脑瓜。

这“题材”已是杨立天的盘中之物。

另辟蹊径——出色的记者，总能想人之未想。

那么，城里？

她的目光在追打嬉闹的同学身上游移。陈宇？大白胖子，正指手划脚跟周敏侃影视巨星，纯属营养过剩兼精力过剩。周敏是个小娇娃，最爱脖子一扭：“我这发卡便宜，才三十。”张宁生，书呆子，据说每天在宿舍里滋滋咂咂吸鳖精。团支部书记叶炯正在讲台那儿吆喝——他倒不常穿时髦衣服，可也不至于要跟谁“手拉手心连心”——他在吆喝什么？

叶炯喊了半天，口干舌燥，干脆转身在黑板上狂草一行大字：“交特殊团费三元，为‘手拉手心连心’活动捐款。”

大家纷纷解囊。

同桌董悦掏出那黄边眼镜戴上，探着脖子一看，眉尖一抖，嘴噗地半张开，仿佛还有些脸红。

组长收钱，收到他们这张桌子。

董悦讷讷地摸了半天，摸出几张毛票，低头看看，好像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哦，没那么多，明天交吧。”



“找人借。”

他脸上肌肉微微痉挛，掠过不为人知的自嘲般的冷笑：“找谁借？”

“我借！”俞睫已注意了他好久，此刻迅速把六块钱往桌上一按。



董悦的冷笑凝固在嘴角。他低谢一声，抓过本书不知颠倒地看。

俞睫从长长的睫毛底下暗暗打量他。天啊，这个平时不加注意的董悦是怪——很怪。那套深藏青色的学生服，仿佛已成了他的四季装；那副别人早淘汰的黄边眼

镜，镜架上已起了混浊的腻斑；他的铅笔盒从没换过，塑料面，印着蹩脚的大头米老鼠，旁边一行字：“××医药”。还有——如今谁会为了三块钱失色？这些疑点怎么过去竟从未发现？

他，目标，“题材”，真真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——她的思维在一泻千里的构想后，不禁瑟缩了一下，这仅仅是自己的直觉。



董悦！董悦！整个下午，俞睫的脑中都响着这个名字。她故意把胳膊撑开，占了一大半桌面，而他只往一边让让；她向他借墨水，他打开他四壁索然的铅笔盒，一声不吭推来一支钢笔；她偷眼看他，他一脸傲然冷漠心无旁骛的神气，仿佛整整一个班的人，都不入他眼。

其实是他不入人家的眼——乖张，沉默，既不潇洒又不阔绰，浑身酸溜溜的——这样的“朋友”，天生被冷落的角色。他有什么可傲？是的，他写得一手好颜书，但那也是很少在人前“显”的。

可这回俞睫要他开口，要知道他身后的一切，要看看他有没有戏！

这说不定就是场精彩的大戏呢？令杨立天黯然失色！

可董悦他硬得像铁，冷得像冰。

戏得一出一出地演。俞睫聪颖过人。

下午放学，董悦两年如一日地迅速收拾好书包，她则拼了命地把书本往包里塞，一边密切注意身边的他。

他起身，低着头走出去，她急忙哧地跳起来跟出去，手里哧地拉好最后一条拉链。

随人流走出校门时，她紧紧盯着目标，已是深秋，他那件藏青的学生服在各色鲜艳的衣饰中是极好认的。但为什么平素里，她从没在意？



出校门，拐进那条小巷，骤然冷清，深秋的巷中飘几片落叶，他的背影看上去很孤独，这么一步一步仿佛顶着个大阴天在走，好像完全埋在某种心事里，全然不知有人跟踪。

她觉得这场景像某场电影的结尾。

他们拐进一条更窄的什么“弄”，什么“里”。站在一扇门前，他咣啷摸钥匙。

这小杂院里胡乱堆着煤球，破桌椅，荡得低低的绳上挂一排雪里蕻，而那窗下停一辆载人的三轮车，非常占地方。

好像……这环境是能唱出苦戏。

第二次走进这院子，她手里多了一卷宣纸。

“哐哐”地打着门，门嘎一声开了，黑暗的背景里站着董悦，诧异地望着她，好像根本不认识。他把手半搭在门框上，仿佛一根禁止通行的横木。

“我们《江南中学生报》在征集书法作品，想请你写个条幅。”她尽量地莞尔一笑。

那横木依然硬梆梆地搁在那儿，他就像个木桩子，半天，迸出一句话：“没功夫。”

“哎，英雄可没有不要用武之地的。还是同学呢，瞧我连纸也拿来了。”她自顾自又走下一步，几乎要撞到那横木时，横木自己放下了。

昏暗的客堂里，桌上一个旧式方方的收音机，亮着一星红光。旁边蜷坐着谁？董悦伸手



在半空里抓，抓到什么，一拽，昏黄的灯光，像雾一样弥漫。

那是个瘦精精的老头，从京戏里抬起头，半张着嘴，诧异地看着她，又看看他。

她赶紧欠欠身说：“爷爷好！我来请董悦帮忙写几个字！”

“好，好，悦悦，快点拿墨汁啊！”老头啪地关了京戏。

俞睫四顾，看见面上裂条大缝嵌着油灰的桌子，烟黄的四壁，零落的麻姑献寿图——跟她想象的极为贴近！

“写什么？”董悦铺好纸拿块石板镇住，墨汁就倒在一只蓝边的粗瓷碗里。他捉了笔，眯着眼问，只有这句话才令她听出些自信。

“你最拿手的。”

他站稳了步子，聚眉凝神，饱蘸浓墨，埋首疾书，笔走龙蛇，一气呵成“不坠青云之志”。

“好！真有笔力！”俞睫啧啧地赞不绝口，又追加一句“怎么不进个书法班拜师深造呢？”

董悦只默默地收拾器具。

“唉！”老头在旁边叹口气，咕噜着，嗓子里的痰出出进进，她不由得自己吭吭地清了两声。但老头话多，由京戏讲到他踩三轮车的苦衷，讲到他们家的六口人：董悦；董悦姐姐——在上职高；爸爸——下岗职工，每月领七十几块钱；妈



妈——也下岗，如今摆着茶叶蛋摊；奶奶——长年卧病；还有他自己。

他边说边骂，骂那两家说垮就垮的工厂，骂坐三轮车的锱铢必较的主顾，骂董悦他奶奶的病，骂一段，嗓子里呼噜一声，这些话大概是他没事时的闲谈，有套路，早说油了嘴。

那条幅还摊在桌上，黑字在这雪白的纸上，在满屋的黯淡里分外耀眼，仿佛已从纸面上浮在了空气里。俞睫睨着那几个字，忽然觉得有戏，很有戏，“洞天石扉，轰然中开”。

看看这老肤筋渣的老头，这间破房子，可怜，同情，但却夹杂着一种古董掇客拾着一只当鸡食盆的古砂钵的兴奋。

“爷爷，最近正开展‘手拉手心连心’活动呢，你们的困难——会解决的！”她起身卷起“不坠青云之志”，再三道谢，便告辞了。

走过那三轮车时，脚步快得要飞起来。身后“咔嚓”一声，原来那老头图省电，客人走了就关了灯。收音机又开，旋钮转了一轮，掠过几家闲言碎语的电台，其中就有半句“牵起我的手——”。

一条蛇，被揪住了尾，扣住了鳞，任它怎样挣扎也终无法逃脱。

俞睫在沉默了那么些天之后开始调兵遣将。她想象中的自己，自然有着“运筹帷幄之



中，决胜千里之外”的风度。真像在打一次大的战役，险阻重重——但她攻无不克。

不知杨立天那边如何？她此刻也无暇打探——其实压根不想打探。于无声处，乍听惊雷，掩住了其他一切琐碎。

她翘着长长的睫毛陷入遐思。

战役已进入总攻阶段，她的心机，把一切都计划得丝丝入扣。下面就是率领将士们——冲！

杨立天拉全部人马下乡的那天，俞睫把大家伙都带到了董悦家弄口。她俯在自行车座上收钱，一人二十，统共两百四。肖子文跟梁快雪两个提着一兜鲜红的芦柑，一袋红富士苹果。孙琳背着照相机，正给闪光灯充电。

“行，走吧。”她一扬下巴，大家唏哩呼噜挤进弄堂，拥进那个什么“里”，一座小杂院水泄不通。

董家开着门，她朝门扇上梆梆敲几下，敲罢自己也有点心虚——带着那么多人，做了不速之客。

黑洞洞里出来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，脸上有些虚胖，罩件紫红色外套，胳膊上套着蓝护袖，大概是董悦妈妈。

“你们？……”

“我们是学通社记者，听说您家里比较困



难,想通过这次市教育局组织的‘手拉手心连心’活动对您家进行采访和慰问。”

“记者?”他妈妈木木地让出条路,他们一个个进了屋。



客堂的灯为他们而亮,有点像舞台上的“幕启”。

大家都张大眼睛好奇地四壁打量着,目光里打出一个个的惊叹号。

俞睫却忽然看见董悦站在通往里屋的门边,很漠然,甚至有些冷嘲地望了她一眼,旋即进去了。

他妈妈有些局促不安地搓着围裙上的带子。屋里弥漫着茶叶蛋味。



“请问，您家……几口人？”一个记者在沉默里不自然地发问。

下岗职工，家里老小六口，一人卧病，两人上学，一切费用指望着骑三轮车的爷爷跟卖茶叶蛋的妈妈，外加爸爸每月七十几块。难那！

他们问来问去，所了解的也并不比俞睫从董悦爷爷那里知道的多。至于儿子学费多少钱，儿子在校的情况，俞睫更是清楚。

但是就这么毫无新意地走过场？

董悦妈妈始终很窘迫，她像被什么镇住了不敢说话，问一句，答一句，采访像在用湿柴引火般煽不起生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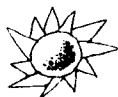
孙琳开始咔嚓咔嚓工作起来，镁光一闪，划破沉闷，但就像船开过后的水面——沉闷又自动合拢了。

话不投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俞睫使个眼色，大家纷纷合上膝头的小本子，起立，却不就走，只盘桓着。

因为还有最后一个节目没有进行。俞睫拽过那两袋子水果，讪笑着说：“这是我们全部人的一点——心意。”本来计划好，讲几句“友好互助”、“希望工程”、“爱心”一类的话，但她临时忘了词。

“哎，不不不……”他妈妈慌忙推让。

“哎呀，一点水果，收下吧！”大家七嘴八舌。



“这是……”她又拎起另外一个鼓鼓囊囊的包，打开一看，竟是一包旧衣裳——谁带的？真以为就穷到那个地步？城里人的穷是有城里人的特点的。胡闹——“哦，这是我自己的东西。”——俞睫红着脸回头扫一眼众人，大家都尴尬不语——“这是一点点钱，是……”

“不不不，钱不能收，千万不能收！”他妈妈惶恐地拼命摇头，死死缩着手，任凭她怎么扯她衣袖。

“我们不要钱。”一个声音尖刻地响起。董悦什么时候又站在刚才的地方。

俞睫跟他目光一碰，仿佛被冷箭射中了一般躲闪。

直到走出那弄堂，仿佛一片一直笼在他们头上的阴云才缓缓消散，大家都像被解了穴道般松活松活筋骨。

“噗！他们家简直是个洞穴！”

“就是，又黑又冷。”

俞睫的睫毛一直低垂着。这一仗打得不漂亮——岂止不漂亮，根本是窝囊！仿佛一袋花生米，香喷喷吃到最后一颗——霉的，又苦又冲。

但既然进了口，还能再吐出来？她撇撇嘴，把不快通通抛于脑后：“好啦，分配任务了！”

工作如在流水线上般井然有序——除了那